

说说春节应节戏《锁麟囊》始末根由

文◎张永和



《锁麟囊》迟小秋饰演薛湘灵

三十年来，每到春节，京剧院团往往会有程派艺术家贴演京剧《锁麟囊》这出应节戏，必然是客满如潮。这出戏何以如此火爆？一是内容好，先是聘闺女，生儿子，虽说后面屡遭坎坷，结尾却是阖府均吉，大团圆，吉祥如意；再是艺术好，唱腔好听，动作漂亮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该戏歌颂好人得好报，让观众看着顺气，颇觉理应如此。

京剧《锁麟囊》说的是，登州富户薛女湘灵出嫁并按当地风俗得娘家赠予内装珠宝之“锁麟囊”。婚期花轿遇雨，在春秋亭暂避时又遇一乘破轿的贫女赵守贞，湘灵发恻隐之心，将锁麟囊赠予轿中啼哭之贫女。六年后登州大水，湘灵与家人失散，独自漂流莱州。当

地富商卢胜筹设粥棚接济受灾百姓，并收湘灵为其子天麟保姆，伴其游玩于花园之中。天麟抛球入一小楼，湘灵无奈登楼捡拾，见己当日之赠囊供于案上，不觉泣下。卢夫人（即赵守贞）见状盘问，方知此人即是赠囊之恩人，敬如上宾，结为姐妹，并助其一家团圆。

其实这出《锁麟囊》，是根据清扬州大哲学家、戏剧理论家焦循著《剧说》中所引清文人胡承谱在其《只麈谈》中所载的一则故事改编的。据《只麈谈》载：

徽（徽州）歙（县）间，某年月嫁娶日，适两新妇與同憩道周。一极贫女，一极富女。始而皆哭，久而贫女哭独哀。富女曰：“远父母，哭固当，奚若是其哀欤？”命伴媪與侧叩之。贫女曰：“闻良人饥饿莫保，今将同命耳，奚而不哀！”富女心恻，解荷包赠之，盖上與时祖母遣嫁物也。贫女止哭，未及道姓氏，各散以去。抵门，景况萧索，新郎掩叹迎妇人，忍泪告曰：“吾家固贫，填沟壑分也；今以累君，奈何？”妇以荷包付之。开视，则黄金二锭，重四两许。易银三十余两，以其零市钱米酒饌，行合卺礼。问金之由来，妇语以故。乃合伙经商，一岁中获利数倍，凡贸迁无不知志。不十年，成巨富。苦不知赠金者何人，心怀歉恨。于宅后起楼，供荷包祀之，以志不忘。顾富家女于归后，夫家、父家，连被回禄，继以疾疫，屡遭破败，十年之内，如水刷沙，赀财立尽。贫女财既丰，又得男，谋所以乳之者，遍觅无当意者。媒妁以富家女荐之，甚合。两妇相见，彼此敬爱，谊如姊妹，都不知途中曩日事。越一岁，奶娘抱儿往后楼礼拜，见荷包，视之，所绣花物，类

己针法，忽念旧事，不觉泪下。婢诨之，告主妇。问哭之故，则曰：“记嫁时途中曾以此物赠贫女，不料吾今日之贫。感慨今昔，故醉心耳。”主妇语其夫，明日请族长、四邻，及乳媪之翁，奉酒安位，肃若上宾，夫妇再拜曰：

“愚夫妇以待填沟壑之身，藉此享有今日。日思报德，靡道之从。今天诱其衷，幸赐识认。赀财若干物，皆荷包中物也。物归原主，宜也。”乳媪曰：“是何言欤？发富是君家大福分，我何与焉？荷包倘在我家，亦同尽耳。必欲成君高谊，还荷包原赠物倍之，足矣。”众宾曰：“前兹道旁之赠，仁也；今兹倾家之还，义也。仁至义尽，加以辞让，德之美也。众宾与有光宠焉。愿居间剖分之，俾仁义各不相伤，可乎？”乃依众宾剖分之，而世为婚姻，以仁义世其家。

这故事不仅起承转合，一波三折，而且充满着人性中最光明的一面，令听者、读者心动不已，天生是一个能够写成戏文的好题材。

接着，焦循于其《剧说》卷三中不但亦有此感，并写道欲在得暇时据此编“为院本，付之伶人，以宽（习俗之）鄙而敦（人情之）薄”。可惜资志以歿！世人皆知，百数十年后，将此题材首次编成戏曲剧本的是著名剧作家翁偶虹。翁先生说，他在1939年上半年，曾先给程砚秋写了一个描写当时酒楼女招待悲惨命运的悲剧《瓮头春》。程先生肯定后，却不准备立即进入排演，“而改口说因自己演出的悲剧太多了”，要请翁先生“排一出适合我演出的喜剧”。翁先生欣然同意，亲自授予其焦循《剧说》，并指出转引的《只麀谈》的那一段。

剧本很快写就，程先生非常满意，提出修改的地方主要是，赵守贞在盘问保姆薛湘灵时的一大段〔西皮原板〕。根据薛湘灵的叙述，赵守贞逐渐证实眼前的这位佣工就是当年赠自己锁麟囊的恩公。在此过程中，能否让她几次为薛湘灵移动座位？翁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此即是现在我们在舞台上见到的极为精彩的“三让椅”。程先生在此处既安排了不同的悦耳唱段，又安以灵动的不同身段，《锁麟囊》中薛湘灵之唱腔真是太漂亮了！为设计唱腔，程先生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午后得暇便到北城三海阒无人声之地，面对烟波浩渺，创唱腔，定宫商，倾注了全部心血。而每有佳音妙腔，他立即去往前门外大马神庙，就正于“通天教主”王瑶卿先生，一经点拨，又更上层楼。

一切安排妥当，程砚秋先生率领秋声社于1940年4月29日首演《锁麟囊》于上海黄金大戏院。其盛况可谓空前绝后。共演25场，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

为什么《锁麟囊》甫一上演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？首先是剧本非同凡响。将薛湘灵这一主要人物的刻画出色：嫁郎之前，薛湘灵在娘家的骄娇二气表现得活灵活现；突遭变故后，薛湘灵竟沦落成富家的保姆，地位一落千丈，性格上的内敛骤然变成忍气吞声，如履薄冰，这种曲折变化，正是强烈的戏剧性之所在；更令薛湘灵意想不到的，眼前仪态万千的女主人竟是被自己一掷千金施舍过的贫女！然而贵在经过死里逃生的人生巨变，薛湘灵能够对自己昔日的土豪行为有深刻的自省与解剖，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性格走向。她积极地接受这一番天塌地陷般的教训，发出从此“收余恨，免娇嗔，且自新，改性情”的感叹。尽管她在感恩的女主人赵守贞的帮助下，将会得到一笔巨大的财产，“换珠衫依旧是当年容样”，可是当下依然光鲜靓丽的薛湘灵，却再不会撒娇使性，而是参透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已“苦海回身，早悟兰因”。这种人物性格的反复锤炼锻造，富于变化，观众既目不暇接，又肉跳心惊，能不爱看吗？而其他配角，如赵守贞、赵禄寒，两个丫环梅香、碧玉，以及年老的胡婆和薛良，甚至老候相及小候相和一般贺客，都是性格鲜明而各异。所以，戏好看、好玩。另外，观众在享受《锁麟囊》艺术魅力

的同时，也不禁为该剧深层的内蕴，即该剧的哲学认知叫绝。全剧的主题直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——仁。这也是该剧成为人人皆爱看的戏剧的根蒂所在。

《锁麟囊》更招徕观众的是程砚秋在此剧中的“唱”。尤其是剧中的“春秋亭”，已经达到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”的境界！程先生的唱腔萦萦如丝，余音绕梁，音断意不断，听后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不仅如此，程先生在《锁麟囊》中敢于突破京剧唱词的格式，要求编剧打破传统唱词“三、三、四”的字数限制，从而创出新腔并取得极大成功。最典型的是在末场薛湘灵向赵守贞陈述往事时唱的“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，耳边厢，风声断，雨声喧，雷声乱，乐声阑珊，人声呐喊，都道是大雨倾天”，“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，她泪自弹，声续断，似杜鹃，啼别院，巴峡哀猿，动人心弦，好不惨然。”“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，还有那赤金练、紫瑛簪、白玉环、双凤钗，八宝钗钏，一个个宝孕光含。”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写的这些类似长短句的唱词，文字俏丽，对仗工整，而且长句短语皆押“言前辙”，平仄协调。在此扎实的基础上，程先生创造新腔，使这三段唱错落有致，断续自然，如泣如诉，娓娓而谈。不行腔时，如珠落盘，字字弹出；行腔时，纵控自如，刚柔相济。可以说，程先生不仅是艺术家，也是音乐家。在最后“灾后团圆”一场，见到母亲的〔西皮二六〕接〔哭头〕，程先生竟把美国电影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化成了京剧里的〔哭头〕：“儿的娘呀……”唱腔新颖别致，耐听动听，而且浑然一体，符合当时人物极度悲伤委屈的心情！《锁麟囊》一剧的唱腔成绩斐然，其他戏难望其项背。

表演上也是可圈可点。重点在“朱楼寻球”一场。当薛湘灵被逼上朱楼寻球，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一步一回头，一上一欲下。

薛湘灵到了楼上，固要向低处找球。程先生在此连用两个正反“卧鱼”，速度快，身段美，倏然间一气呵成。接着又展现出他深厚绝漂的水袖功，只见左右水袖交替翻卷，飞舞似蝶，抖、掸、甩、翻，表达出人物各种繁复的心情！待蓦然见到供桌上的锁麟囊时，此时双水袖一甩，犹如一鹤冲天，扑向锦囊，潜然涕下……

正因为《锁麟囊》一剧的剧本、主题，程先生的唱腔、表演均达顶级水平，故此才有上海一期爆满25场的纪录。然而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“福兮祸之所伏”，“水满则溢”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因《锁麟囊》歌颂富女慷慨解囊资助贫女，犯有“宣扬阶级调和论，歌颂地主阶级”的错误，是一棵大毒草，而遭禁演。以后又添了两条罪名：宣扬改良主义；传播因果报应，迷信色彩浓厚。这样一出极有教育意义，艺术水平极高的好戏遭此厄运，除上述原因外，最重要的是该剧的核心伦理思想：通篇贯穿着儒家学说的一个“仁”字，即孔子说的“仁者爱人”。富家小姐施恩无意图报，贫家女儿却涌泉相报，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“仁者无敌”的力量。然这种“泛爱”的核心伦理思想与当时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革命理论背道而驰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程派弟子冲破樊笼纷纷推出《锁麟囊》。当时的北京京剧院程先生弟子赵荣琛、王吟秋，不但自己亲自粉墨登场，演出此剧，而且传承此剧。王吟秋亲传弟子迟小秋，全面继承了程派的精华，唱、念、做、舞俱佳，赢得广大观众的赞叹。尤其春节时，必然要贴演此剧，观众一票难求。与中国戏曲学院的张火丁这出《锁麟囊》，可称双雄并峙，各有千秋、而程派第三代、第四代，诸弟子也莫不以这出戏，作为赢得观众热爱的杀手铜。

（编辑·韩旭）

e-mail hanxu716@126.com